

小说前沿文库

双橙记

尸メ尤イムリ一

刘博智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YZLI0890123197

双橙记

戸メ尤々ノム一

刘博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橙记 / 刘博智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9

ISBN 978 - 7 - 5104 - 2063 - 4

I. ①双…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5960 号

双 橙 记

策 划: 亚伯拉罕·螭冢

作 者: 刘博智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基石文化

版式设计: 欧阳潇湘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版 权 部: +86(10)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 5.7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2063 - 4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目 录

双橙记	1
罅隙·狎戏	55
克洛索的掌纹	83

双橙记

查特莱夫人：

你好！

作为你和我共同阅读史的开始，你是否还记得这样一本小说。写了一头正在缓慢旋转轻舞的大象，它的舞蹈是温和的疲沓的慢拍的甚至是略带歉意的，正如这本作者失考、断代模糊，情节也语焉不详的慢拍小说一样，小说只在自己混不可破的曲度里旋转。当黑发的、富有东方情调的你和我，H·布罗赫占据着同一张躺椅（那躺椅还不及你的身长）去阅读这本奇谲的小说时，故事梗概在脚下的地板木纹里收缩着带着长久沉默的痕迹和轻微的变形。这部小说的第一页第一行要求你我参与小说之外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不时移动着随意摆放在我的颈窝里的下颌来调节审视小说的角度，你的眼神不时地在词句和标点间跳跃或是滞留，当这种非线性的阅读聚会进行的同时，我的眼神越过书脊，停留在你的身体上，阅读一具身体的兴趣无疑要强过一部小说。

当然你并不只是单纯的侧耳倾听作者发出的牢骚，你的创作欲望被纯熟地写作技巧鼓噪着，你试着去改变小说中一些松散的故事模型，打碎结构里旋转的熵，你向正在解译另一种非线性的身体编码的我征求意见，“这条被作者抛弃的线索似乎在并行不悖地行进着，假如我用两个中括号把这段注脚缝合到原文里……”可那时我正在阅读一具历久弥新的身

体所散发出的隐喻，我根本是在敷衍你，“不不不，这太不自然了，像两块难看的补丁。”

可是这段忧悒的阅读史并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仿佛你已经厌烦了这本单纯以语言自身逻辑去推动叙述的箴言小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书，但已无法捕获原文。”你像纳博科夫笔下的辛辛那图斯长久的用色泽饱满的亚麻色瞳仁盯着书页，尽管无法读懂其中的每一句每一行。可你并没有立刻对这部书的作者表露出自己的厌恶，恰恰相反，你表现出了对一个著书人的脑力劳动恰如其分的尊重，你用熏濯的松香在书封和书脊上涂上一层透明薄翼的蜡质，将它用防雨绸包好，甚至在四个书角用纱棉裹着以免出现难看的毛边。可你将它悬置在地下室废弃的电风扇支杆上，束之高阁，不再注视它，遏制了它的叙述冲动，剥夺了它的倾诉权利。不过你还是会时不时地拆开繁复的包装，将它捧在手里重新审视，小心翼翼地翻开它，谨小慎微地反复揣测著书人缝合在文本中机巧地应付生活窘境的方法和尺度。

你时常会像柳德米拉那样在一天的时间里同时读几本不同类型的小说，晨暮初诞的时候读一本真实性像雾一样不可获取的小说；午饭过后在躺椅上阅读一本具有审慎的条理性的宗教小说，小说里的主祭和亵读者之间爆发了无可搁浅的暴力；下午茶的方糖边时常放着一本增长着无可忍受的不适和焦虑的小说供她来翻阅，午夜到来之前，穿着丝绒睡衣的你读着那本将稠密情欲稀薄化了的小说。卡尔维诺也曾经指责过你这种行为：“为了免受一种故事可能给她带来的失望，她同时也阅读着其他故事。”

恰逢一位前来上门兜售精美糕点的僧伽罗人，你以三个镍币的价格外加这本象小说的代价购得一块提拉米苏，“这只是堆忧郁者的内省物，哪怕被说成是克罗诺斯阉割之镰使

然也难辞谬情，说实话，它连三个镍币都不值。”你对这位害羞而冷漠的僧伽罗商人抱怨着。这块放久的精致糕点视若无睹地躲过了几片挂着晶莹口水的嘴唇，消耗光自己松软可爱的年华。穿透陈腐的岁月后鲜奶油和可可粉玩了一场末日游戏似的集体逃逸后出现在你的餐布上，所有松软消失在软芝士温柔的怀抱，只剩下一堆分秒间在酵母菌中堆积起来的老气横秋。换做平时你一定会大叫着把这块行将就木的糕点丢到流窜着湿气的巷尾，同时又带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和刻薄去谴责这位僧伽罗糕点商。可现在你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你发现下午茶方糖罐边似乎少了一本装帧精美内容古怪的小说。

你长久注视着这块糕点，亲爱的你真是把我吓得不轻，你注视提拉米苏的神情和那些在降神会上与神灵交流的灵媒一样痛灼，你亚麻色的瞳仁里激荡着毡状的微暗，你的鼻息更孱弱得像头安达卢西亚受伤的母马，我在你耳边轻声唤你的爱称，莉，你醒了过来，泛着水仙花香气的笑靥，问我那本小说还在阁楼里吗？我向你解释，不，现在不在了，即使在以前它也只存放在地下室和卧椅上。你立刻神情快馁，直到我吻了你沾满泪珠的睫毛和眼眶后你才安定下来。

从那之后你迷恋上了这本书，从午夜水星出版社校书员那里以五百镍币的价格收购了一本充斥着印刷错误的德文本，你深陷其中，为此我离开了我们相恋的地方，卖掉我们的婚床，马厩前的脱冠照，以及你的一位东方情人送给你的三锭三线的纺纱车和踞织腰机织布机。还记得那张拍在动物园象山前的合影吗？我把它寄给了一家摄影大赛委员会，用它换取了微薄的奖金。这张照片游历过一座座城市的博物馆，世俗的眼神，窃贼之手，模范消防员的伺弄，附庸风雅之徒的追捧，毁灭性的耻笑，收藏家之家，成人童话的封面。然后

我换上一件怀揣着十三张即将到来的合影的灰花栗鼠皮大衣，坐上一乘干爽的绿皮火车，在一个阴雨天周游列国。在我拍摄的一组以修女和僧侣为主人公的主题照里用十三张空白的底片锁住他们姜黄色的形象。我为他们编的名字分别为：《介事第3号》，《介事第13号》，《介事第23号》《介事第26号》……

我知道现在的风气不适合谈风月，请原谅我的粗鄙，我脑袋里正荡着一大片晒不干落不下的大雾，悲伤的大雾，又区别于伦敦城里的工业大雾，这是种情绪化的大雾具体的滋味恐怕只有雾中人才能知晓。我可是被这雾气折磨得够呛。夫人，即使你认为我苍白乏善可陈的后半生多半是由这雾气酿成的也未尝不可。我时常卷入一些莫名的神秘事件之中，之前我还收到了开罗城的一位宗教狂人寄来的恐吓信，在这封用东倒西歪的闪米特字母隐藏了自己笔迹的信中他仇恨地控诉我对一位不幸患上了象皮病的犹太法利赛女孩的言辞轻薄和种族偏见，上帝啊，我一辈子都没走出过法兰郡一步，这可是个由西撒克逊人构成的城市，连半点外国人的影子都看不见。叫声古怪的布谷鸟从灰色石窠里衔来了地狱的签名信。一位自称是蒸汽引擎与月亮潮汐协会会员的男人奉上了协会的最新季刊，这是个十足的骗局，这本印刷低劣自称标志着蒸汽时代到来的季刊里面大部分的篇幅抄袭了《圣经》索引的内容。在期刊的灰色扇形边框里有这样一则广告：“拥有良好血统的权贵绅士，H·布罗赫，以其良好的声誉和丰厚的资产，欲接手大宗款项的担保活动以及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申请人不需要任何条件，只需要收取极为低廉的手续费。”生活是如此的荒谬，要知道贫穷落魄的我当时正为一件子虚乌有的伤害牲畜案向法律委员会需求法律援助而不得不向倨傲的司法体系低头。

尊贵的夫人，那个挂着璨然笑容的阳光美男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和苦艾酒结下不解之缘的颓废派摄影师。不瞒你说，我已经在我冗长而又憋闷的生命线上腾出了一段供我从容赴死的时间，这种时间对于一个乏善可陈的下半生来说是信手拈来的，像请病假一样方便快捷。我之所以保持着这种僵而不死、自杀未遂的状态是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未了。那张摄于象山的合影被一位儿童读物作者同时也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授选作一套丛书的封面，那是本成人童话的丛书，收罗了世界各地的奇谲故事，现在他还需要您来执笔写一本封面故事，既可以是作为丛书的一本出版，也可以单独发行。教授希望你能写一个关于象的童话。如若得到您的垂允，我将不胜感激。

您永远的奴仆，H·布罗赫

信纸中还夹着一张照片的影印件，那是一张她和布罗赫先生在动物园象山前的合影，作为背景的象山里探出一只幼年亚洲象的脑袋，照片中查特莱莱夫人顶着一头靛蓝色卷发靠在年轻的布罗赫肩膀上，皓齿红唇戴着荷叶帽穿着漂亮蕾丝边绸外套的少女手里捧着一束早夭的椴木花，那束在弗雷乃小山丘习惯了各色的土壤又在巴佳岱尔的小河里润过纤纤细足的椴木花此时在查特莱莱怀里乖巧得像只小野鸽子。照这张照片时查特莱莱正陷于对布罗赫悱恻的热望之中，这束椴木花正是他们的信使。这时的查特莱莱刚刚结束完那本有关象的小说的阅读，她希望能从真正的大象身上获得一种直观的印象。而那个下午她的情绪都被那头象所左右，她从象山前的说明牌上获知，它的名字是“婆罗洲侏儒象”。

“一个关于象的童话”。查特莱莱夫人在嘴里颠来倒去地揣摩着这句话，像一位坐双桅帆船前去扶桑贩卖苧麻的水手在途经满刺加的港口酒馆时向她要了一杯扶桑气味的果露，

带着一股水手特有的败血症的气息。但查特莱莱夫人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和一位资深的阅读者总是对于善意写作邀请持有好感。晚年的查特莱莱夫人对男人失去了兴趣，单身，离群索居，从事写作、阅读参加一切与文学有关的沙龙和研讨会。她总是对秘而不宣的书页哲学保持着高度的热忱，像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的模范读者那样对一本书执着地寻根溯源，当然这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书。甚至会希冀在将来某个时刻获得上帝会赋予你的一门精辟语，一种精英主义的语言，有点像乔伊斯《芬尼根的觉醒》里语言，每个音节、语素、字母、短语、语句都是一个个的迷宫，自己支配着地图，别人休想走出来。当然，与此同时，她更沉溺于写作。

查特莱莱夫人在帝国图书馆的 G 区里找到了这种象的只言片语。她身子弓在书架间的缝隙里，油印书页上的字母精准稳妥地送到太阳穴里，设计师们也让书架一个一个紧紧地挨在一起，可逼仄的空间并不能预防孤独，她反而越发觉得这里是寂寞的滋生地，各种无生命的东西在可操作化的工作间里被加工，以一种易被人识别的姿态茁壮生长。较之与当时盛极一时的自然主义小说查特莱莱夫人更加醉心于异乡人的故事，阿拉伯人讲的《医生和旅行大衣箱》，东方婆利的《罪过录》。她有时也自己构思剧本，借用东方故事里的人物、性格、行事方式、套路来写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她总喜欢安排这样的情节：政治生涯扶摇直上；双辕小马车的奇遇；王子为荣获女王勋章的人开办的葡萄酒会；患有形而上烦恼的贵族不放弃对永动机的科学假设；权势和影响；屈尊和友谊；用大蒜、圣水和木桩、镀银子弹拯救血族中吸血鬼亲王；用盛气凌人的屁股遮掩死神的冷笑；“滑稽剧都是风流韵事”；英雄主义是基督教堂彩绘玻璃上刻画着坎特伯雷大主教

殉教事件的贝克特之窗以及一些哥特小品（比如中古高地的古堡里宴请八方的夜间舞会，天生厚嘴唇、银脚链的盛装女佣恋上了指望过来插一脚的、乐于与人交媾的乡绅，以及牧野狼的入侵。故事从头到尾充斥着以爱之名的交媾与暗示交媾的行为。）

查特莱夫人生活的时代普罗旺斯诗歌在法兰西南部宫廷大放异彩，被国王钦点为国诗体，大家各个都成了南方游吟诗人，眼里闪烁的也都是阿莫巴赫修道院的古本残稿的过渡文本，表情换上了同一有序的“屈伦贝格体”，嘴里吟唱的都是用蹩脚的德语写成的语焉不详的爱情。可她不爱写诗、不爱吟咏和歌、不爱林茨地的押尾韵时掀起的青嘴唇、不爱中古德语、不爱罗马语族、不爱阿基坦公爵、不爱《散文体朗斯洛》。她只爱与肉欲相反的爱情，爱奇谲怪诞的东方故事。她在梦境中保持着与东方神秘种族的神交，为此她还出版了一篇游记小说来记载梦境中的见闻。在名为《造访梦境》的游记小说里描写了野外游猎，三三两两地招遣廩膳生员的郡守；在大悲阁楼小楷誊撰《法华经》僧侣；稳妥地处理了南蛮町的暹罗商聚众掀斗事件的捕快；瓦楞帽，真川扇，暖轿途径的闾阖门，露着榴子牙的青衣小鬟；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交换长舌情报的石栏门；妓女们轩翥起座敷童子们连夜用入内雀内脏扎的孔明灯，用鱼肠线在内侧缝着自己中意嫖客的名字；幽闺久旷的郡守结发的陪房丫头宸哥渴望来一场罗袜纵横、云鬓散乱的交媾。这是南方特有的姁姁姿态，带有肌肤之亲的絮语。她成了发绀街一家中国茶楼的常客，茶楼坐落于一道绿色的开满浮萍的河流上，她沉湎于潮水与沿街街道的低语和说书先生喋喋不休的段子，两者如连体婴儿一般。她被段子逗得开心也为河开怀，河面上褐色、乳色和暗碧色的水流绞成发辫似的细碎流转，那里千年涤洗着跋涉的罗裳

秘密而浓密地褫夺着旅行的声音，那里冻云合遆，波浪激衡时刻发生着良人送归、渔舟唱晚的传奇。

第一稿的题目她已经拟好，名为《双橙记》，尽管天性温顺的她并不喜欢这类哗众取宠的名字，这往往让人想到阿谢廖莎所寓居的头颅飘荡在城堡拱顶却浑然不觉的隐晦不明，蕙芷般优柔的禀性甚至让她冒出了要为剧中的女眷虚构一把百毒不侵的降魔杵的念头，读者以无坚不摧摧枯拉朽之势从俗气熏炽残夏晚景中学到一种轻透的揶揄，这种犹疑被冠以婉约的名义。

之后她构思出了几个开头：

【一】很久很久以前……传说

【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种史诗式的开头看起来不够谦虚）

【三】跌落的过程总有一个美妙的瞬间，身体腾空的一瞬间即被海风包裹住，带着暖意的温顺身体，而灾难也紧随其后。人总是在重复着这种自我折磨的过程，当然法比安也不能例外。（哦，必须要预防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在人群中传播）

篆刻在女人身体上的符号

“法比安”

一个女人的身体埋在黑暗中一条维索利亚塔城酒窖挂毯里，女子的鬓角拉持着，开司米被撑出了空隙，法比安称这里为“伤者的福祉”。女子的意识绵软，几近入眠，仿佛又深陷一场枝叶繁琐的梦魇的摆布，像一位忧悒者把头靠在梦境里一片长满冷杉的马蹄形小岛上，耳朵内壁回响着一首奎鲁

特语唱的拜占庭式的宗教音乐，她对这首歌的热爱源自于对这种语言的激情，奎鲁特语是少有的没有鼻音的语言之一，歌手的嗓音清爽，继承了冰川纪祖先嗓腔里的迷人张力，没有拖着令人恼怒的鼻音，这便于宣泄无法贮藏的澎湃激情。旋律浸泡在发音规则和抑扬格之中显得松散无味，更像是一部电影里配乐的念白。

女子睁开眼呼唤了一遍爱人的名字，这是她翻开眼皮后习惯性做的第一件事情，甚至比做弥撒或者是在胸前画下十字一样更加具有日常性，女人身子缠裹在挂毯里，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反而掐着鲜红的指甲肉又重新潜回到浅睡眠层里，房间里弥漫着焦灼的、繁稠的呼吸，女人隐约听见肺叶发出破风箱的开合声，法比安曾经说这种声音像极了布尔多瓦王国里破茧后翕动翅膀的丽象蜡所发出的呻吟。

她曾不止一次地向女伴这样吹嘘，“在我和法比安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段故事，那段故事并没有因为我而结束，恰恰相反，那段故事要比我和法比安所诠释的故事更加饱满、枝叶繁复，法比安多半时间活在那个故事里，为那段故事的推进而奔波，只有当那段故事的剧情遇到困境的时候他才会跳到这个故事里来，这也恰恰是他的魅力所在。”

现在，法比安大概就在那段晦暗不明故事里扮演一位桃心王后的秘密情人，男妓，蓝嘴唇的阴谋家，长着酒糟鼻的危机预知者，“拯救威尼斯协会”的常务理事，普遍民权论者，前胸长着与岁数相仿的赘疣的校对员，外科手术爱好者，非全职草坪修剪工，综合性格迷宫的掌管者，另一位女人怀抱的拥有者，对阿尔希比亚德主义持有原教旨心态的拥护者，落魄的政治犯，手持毛瑟枪姜黄色橡木枪托的杀人犯。抑或是位一动不动地站在光影交织的边缘被光影如静物般分割着、

宛如神祇淡色的少年，想到这个时候女人差点笑出声来，似乎在为自己不合时宜的联想和悱恻的热望感到羞赧。

灰蒙蒙的房间里射进了两条翻滚着灰尘的光柱原本挡在窗帘缝隙前面的宽阔的脊背（法比安的脊背）消失了水磨地面上的摩擦声干涩粗糙的使女人避无可躲避无可躲她措手不及的调节瞳孔的大小面部肌肉变硬顺便还需确认这两条光柱的距离大小入射的角度反射分析等生理上的抗拒反应床头上一堆有关二叠纪时还处在幼年的海西褶皱石基洋流运动的论文下压着一把 38 口径的 smith&wesson 型手枪据带通风装置的圆屋顶天鹅绒睡衣的主人说这是阿尔封斯爵士在接受教会加爵时的仪仗手枪这是法比安平素最为中意的小手枪平日被放置在疲于采光的尖顶高窗之上宴会或者是联席会议时被取下佩戴在法比安身上而现在它却失去了和主人的联系仿佛被抛弃一般使得尖顶高窗不在是存放地而仅仅是一块葬送地

女人想到自己可能就是法比安的另一把并不十分中意的小手枪后显得有些忧悒，即将被葬送或者已经被葬送，想到这里她心里又是一窒。她常常幻想着自己能够越过法比安酒红色的牙床窥探他脑中软绵绵的思路，当一位来自日内瓦的作为血液循环理论的芸芸中一位伪善拥护者的眼科医生用饱含伊菲革涅亚式的伤神语调批驳她富有童真的见解时，她却又灵魂出窍，心思又跑到别的地方了。

黄昏的时候女人散步到后面的海边接着做她的韵律诗。这是个座城市，小到无以复加，小得连误入这里的陌生人都懒得迷路。小城的性格也是慢拍的，小城由几条街巷织成，发绀街如同脊椎一般连接着城市的头颅和尾椎，女人所住的那条滨海道位于左肺叶下的冠状动脉，太阳维持残局地喷薄出的潺潺微光潋滟在冠状动脉上，她踩着细碎的如枯叶的光斑朝海边走去，女人颇为中意，在她眼中这里俨然成了爱丽

丝的镜中奇境，她也摇身一变成了疯狂茶会的协办者，揉碎在松榆阴下面包粉做的三月兔睡鼠化为面包屑招徕来此歇脚的啁啾雀，扬起花盘似的脸吸收最后几加仑光合作用的放课后少年，学龄前的女孩用从邻镇裁缝店里偷出的粉笔画下歪扭的跳房子的图案，站在篱笆尖角的观潮猫，二手书店前逡巡游弋的巡警们穿着黑色皮革的高筒靴子，帽子上也围着一圈黑色的皮毛，手背在身后握着黑色的胡桃木手杖，并不时发出“咯噎咯噎”这样的声音。仿佛迷雾不散的苏格兰场里走出的前来述职的伦敦乘警。她不遗余力、耗尽智慧地记住每一个都令她心醉细节并将他们永久的锁在节律和言语里，记录在诗行中。所有诗性的味觉都重合在一起，被压缩成薄薄的一片缩在味蕾里，像是蛰伏在虫卵里准备过冬的露螽幼虫，等待下一次身体舒展。

隔壁的九衢街新开了一家体面气派的莎士比亚剧场，里面上演着新剧《索福克勒斯的炼丹术》，莎士比亚剧场拱廊接着一座样式古朴的科隆式的暨正教堂里，新剧中场演员退场时她走近圣母堂，那时候弥撒仪式已经结束，她的视线落到摆在中轴线上的祈祷椅上，之后她再次见到令她魂牵梦绕的恋人正靠在装饰于忏悔室的青铜化尊上和一位灰色绒面大衣的先生闲聊，这位衣着考究的先生佩剑上涂满了琥珀色松脂，他对胸前四张大书写纸折成玲珑胸衿的关注似乎远甚于对先生们议题的关注，他们兴趣似乎只在他们所谈论的话题，况且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教堂中央祭坛里传来的女人热望的眼神。她的喜悦就像阳光落在字上，燃烧了起来。她索性侧耳倾听，尽管只是一些只言片语：

佩剑的先生：教团的态度摇摆其实只是种权术玩弄者的策略，他们是想让联席会议的虚妄派意识到教团内部一团糟，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一位被天主教化了的保皇贵族指望着能

从废墟中的……

法比安：萨尼特是共和国跳动的心脏，而萨尼特教会是连通着共和国静脉动脉以及更远的殖民地的血液。而这滩血液现在已不再循环，冒着腐臭和死亡气息的一潭死水。

法比安：城堡在哪里？

佩剑的先生：一个有着一百个塔尖的小镇里。

法比安：刚才那位摆尾乞食的先生受了的鲤鱼教团的蛊惑急匆匆收敛起嶙峋的恹气去参加尼西亚宗教会议，别把这种人看做是小岛的激流，他们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阻碍，除了迫使他们交出生存权以外我们别无它法。

佩剑的先生：“投毒者已经在举止得体的神父兴致勃勃的视线里消失”像往常一样，在听完胡格谟的布道词后你去叫门，你把自己描述成是一位法国号演奏师，问他要不要为自己的家庭晚宴添上一段即兴降 B 调奏鸣曲，手枪就藏在法国号的管筒里，我准备了一条斯拉夫人造的装着橡木枪托的毛瑟枪，偷出了房屋的内部结构图，为你做出了每一步的分析图，研究仆人们的生活习性，甚至连镀锌的门铃芯板也焊成了回路。假如失败，你就以法国号演奏师的身份潜伏在城堡里，等待绝佳的时机，可你要注意一定要在维京人攻入城堡之前得到记录着婆利象的羊皮卷弄到手。

法比安：先生，至于枪械的使用您应该先问一下行家里手，再说我不太适合俄国人造的毛瑟枪，对我来说那太粗笨了，会磨伤我的皮肤。您应该记得您在授爵仪式过后随便塞给我的 smith&wesson 型手枪。它现在正躺在发馆街的一家霍屯督式的塔屋的尖顶高窗上，我可以现在取回来

佩剑的先生：只是我听说你在那里豢养着一位尼依·德·兰克劳斯式的人物。

法比安：不，先生，她只是个孱弱、多病、肤浅、以社交

生活作为自然本质的游吟诗人，她像其他诗人那样坐拥着无与伦比的掩饰才能，她的诗歌是最厚颜无耻的谩骂。我一颗子弹就可以让她永远闭嘴。

他点上一支雪茄烟，悠闲地抽着。

贰

法比安·安吉埃出生在一个国祚绵长的小国萨基亚，政治上受困于卡佩王朝。他于天使传报之时降生于萨基亚首都郊县的教区牧师家庭，她的母亲是位多才多艺的词典编纂师，在一本三千七百五十六页的《词源说》第五十八次再版时出版商要求换成哥特体的对开本，中间镶嵌着红黑缩混的花押体，为此出版社请他的母亲在手稿上做了旁注和眉题。除此之外，她还是位音域可以跨越三个八度的女高音演唱家，声线将每一处上升或下降的音阶、抑扬顿挫的装饰音处理得恰到好处。她的声线里围锢着一种亚铜色的优雅，在露天剧场或者圣卡洛斯剧院里这种优雅被放大。她模仿“拉切尼夫人”时对《凯普莱特和蒙泰古》里普朗良的原曲修改，使她的嗓音降至中音谱表的 G，然后急转直上，达到高音谱表的 G。而他却继承了他父亲被灰幔罗织的嗓音，深含叵测，无可放置，时常令他显得犹疑和寡欢。他十二岁的时候，家族的一个旧交诬告他母亲是行妖术的魔女，被送到了宗教裁判所，胸前缝缀黄色十字架后施了火刑，尸体被丢进水牢的吊闸门里。法比安年轻时入伍，在对印度支那小规模的山地战中亲手俘虏了敌酋立了战功，闻名遐迩。当他带着枪伤和因中了瘴气而不断发热疲惫不堪的身躯和一箱子通胀后宛如废纸的旧钞回国时，社交界已经淡忘了这个曾经光彩的小人儿。他